

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

(六)

陳 廣 沅

用免票假期旅行

每年每個人，無論職員或工人，皆應有兩個禮拜休息，工資照給，我也須照辦。我告訴他們，我無地可去，他們告訴我可用免票到沿路看看。我自己想有錢不願旅行，但有免票旅行機會也不可坐失。於是拿了全路地圖看到何處去，結果看上了西部電氣化的一段路。有意挑選一列日間通行電化段的客車，擬了一個行程表，申請來回免票。票是頭等免費，但臥車加價須自己出錢。原來臥車有好幾種，我第一次來美到芝加哥所乘的是叫普爾門臥車 Pullman Car，另外有一種每人一個小房間，單舖有便桶有洗面設備。另外還有一種大間的，便利夫妻同行，坐臥都在內。我就弄了一間單舖房，日間沙發椅夜間變為鋼絲床，非常自由舒適。車到電化段，我就去特備的瞭望車，這車的車頂大部分為玻璃，人客坐旋轉椅上四望無際。此處為落磯山 Rocky Mountain 上山下山之鐵路，坡道甚陡，蒸汽機車拖不動，所以改用電化。車中整潔無煤屑煤烟，看山巒起伏，杉松競立於山谷山頭，一片碧綠，此中所出木材亦為美國一大資源。客車中客人都到瞭望車來，黑侍者們恭敬侍候賣酒賣咖啡賣水果皆彬彬有禮低聲下氣 Yes Sir, Yes Sir，之聲不絕於耳。我問同行客人，小賬如何給法，他們都是白人，均說「不要給他們錢，他們自有工錢」，言下皆不願多談，且多以蔑視口吻稱之為「劣哥」Nigger。明城不見黑人，但芝加哥城中心到處可見到。他們生活境況似甚優裕，有時過黑人區見其所住千家一律的公寓式房屋，亦甚整齊，我自己在想，他們黑人生活比一般中國人舒適得

多。到了西雅圖，住了一天，到太平洋岸輪船碼頭看看，第二天又乘原車回芝加哥住兩三天。看博物院，看最大百貨商店 Marshall Field，比上海三公司人多，貨色多。又看美術院，其中有中國玉器及古畫，看了非常得勁，這種好東西，他們國家就做不出來，繼而想到這些好東西如何到美國的歷史就不免生氣，似乎我自己被人家搶劫了一樣。假期完了前一天就回到明城寓所，次日照常做工。

單人在外國苦悶生活

做工時有事可做，時間容易過去得很。下班到寓所第一件事先躺下，因為日間做工站立八小時實在兩腿酸痛吃不消。休息半小時左右即起來洗淨黑手黑臉，換下髒衣服上街吃飯。飯後有時回寓溫理微積分及工程力學，有時看小說，也有時送衣服去中國洗衫舖去洗。那位中國舖主是台山人，彼此談話不易，他總說「呢嚟哈唐人，唐人嚟講唐話？」不得已用筆談，有時他請我吃飯，白斬雞西洋菜鴨腎湯，真是美味。他說他做這生意雖有錢賺，但很害怕。白人有時欺負他，而且那時「堂鬪」Tong War 盛行，兩個對立的堂，各自雇人槍殺敵堂的人，雖然小人物並非目標，但雇的槍手有時認錯了人，打死了也無處伸冤，當地警察對於這種事不聞不問，他一人在此晚上早早關門，不敢出去云。男女方面，白人不願與中國人來往；回國結婚又不許將妻子帶回美。惟一的希望就是苦掙幾個錢，等回國享受，可是到那時雖然有幾錢可以過活，但人老力衰，一切不能享受。他常說「我們這些人啊，要享受的沒有錢，有錢時又不能享受，真衰！」情形實在可哀。但彼時尚有「返唐山，娶老婆」之希望，現在連此希望都沒了！可憐。

我一個人在家，尤其在黃昏時候，也覺得無聊乏味。那時無線電發明，一個黑盒子可以放種種音樂及名人演說。我就用十幾元買了一個舊的回來聽聽。我聽得蠻好，偏偏我的房東太太說「人家的聲音大，我在街上走路，都聽見人家放的音樂」。這位太太同他的大夫都是大塊頭，他們夫

婦倆出去祇帶一個小兒子走，我就很奇怪；後來知道這位太太是二嫁，家中那女孩子是她前夫養的。

一人閒着實在悶得慌，有時到廚房燒些開水泡點中國茶吃吃解悶，想起悶的原因就是每天見人講洋話實在癩扭，九個月不講一句中國話，沒有勁。想了又想，覺得明城是明里蘇打州的大城市，其中必有大學，大學裏必有中國學生，中國學生必有學生會，於是在電話簿中找到中國學生會就打電話去，對方有人答話。我就說我是中國學生，由伊大來此地工廠實習，九個月不見中國人，病了，很想同一位中國同學談談話。他問明地址就說我就乘電車來，過了一小時許有一位矮而結實的青年，戴了眼鏡穿得整整齊齊地來敲門，我就歡迎他進來，他說，他是時昭瀛，湖北人，在此間明里蘇打大學讀外交，剛纔接了電話，所以特地來談談。不說這間大學有許多中國學生，他是清華的，還有吳景超讀社會學，孫清波讀農業工程，也是清華的。他開了話匣，上下古今無一不談，他說歐洲自歐戰停戰後添了許多小國，如捷克波蘭等。蘇聯實行共產，中國國民黨執行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及扶助工農三大政策，本年七月間國民政府及國民革命軍在廣州成立，蔣介石先生主持一切，北方軍閥仍各據一方，互相爭取外援而互相爭奪，老百姓不是逃荒就是逃避戰禍。說得手舞足蹈如黃河決口，邊說邊抽香烟。他叫我抽一枝看，那是加拿大香烟叫 Johny Walker 非常清淡，有清香，不似美國烟之燒口薰人，我抽了覺得不錯，他勸我抽烟可以消磨不少沉寂，如此一抽，我就抽了四十年。他坐了一二小時沒有停嘴，他走時我的病也好了，並起身送他上電車回校。他後來回國做外交官，大使、外交部次長，實在是一位特出的人才，可惜在一九六〇年代在巴西大使任內逝世。

男女社交生活

一九二五年我二十七歲，學業上已得科學學士正在攻讀碩士，但在男

女交際上，確是一竅不通。我最初認識的女孩子都是表姊妹、姨姊妹、姑姊妹、堂姊妹之類，後來認識的也只是北京的鄧三太太及周秀琴，見面談談的友人而已。至於談情說愛，對我祇有在讀小說中讀過而已。性愛方面，我雖結了婚，但對此道仍還茫然；有時奇怪爲什麼青年們酷喜床第之事，對唐山同學因嫖妓越牆返校而被開除，對上海學生週末在旅館開房間而不倦，對美國大學男生追逐女生之狂妄等皆不能了解。這次在明城實習碰到一位中國學生，他有一位外國女伴。他是學心理學及社會學的，每與女伴關係有所進展，就詳細告訴我，讓我學了不少。後來有人介紹一位中國女護士給我，我也交際了一番，但因初出茅廬，不無顯得幼稚之慘。

明城機廠除技術工匠外，有許多非技術小工；他們也有一位工頭叫派頭生 Paterson，瑞典移民，五十多歲，但已佝僂頹頂，想見其過去年月之辛苦。他在廠中常和我見面聊天，但其教育程度有限，英文說得不甚清楚。有一個夏天週末，他約我到他的湖濱別墅去度假。他說他有一個女兒在明州大學讀書，她有一個中國男朋友也約來渡週末。週末按址赴會，我到得早一點，這位工頭及太太接待我。他們在明城城裏買了一座房子，房間甚多。三個女兒兩個兒子。大女兒嫁與西雅圖一位工匠。二女兒未出嫁，年事已在卅以上，圓面孔，身段肥壯，在家幫乃母主持家務。三女兒馬利蓮 Marylin 在明城大學讀社會學。兩子年輕，大的未讀中學在外做小工，小的讀高中，都能開機器做重活。女主人五十以上，身段瘦小，滿臉經驗紋，想見她年輕時與丈夫同來明城開荒，必甚辛苦。五時許馬利蓮回家，帶來一位中國學生丁又浩，他是江西人，中國大學畢業，來明城大學深造，和馬利蓮同班。周旋片刻，派頭生先生的大兒子開一大汽車，載一家及客人向城外別墅進發。

湖濱消夏

明城多湖，大小以千計，有一明里唐卡湖 Minnetonka 在城西約廿

理。派頭生初來明城時，人烟稀少，印地安紅人滋擾，地皮不值錢，他湖的北岸圍了一大片地。在沿湖較高處所，搭了一所房架子，夫婦兩口空間就來搭房子，子女大了也跟着做。我們到達時，車子停在公路旁，下車穿過樹林中一條小路，走過樹林忽然開朗，看見了大湖，也看見那所自搭的房子，我叫它別墅。這別墅有一大間房，上下兩層，上層睡；下層做起坐間。起坐間南西北三面，都是寬約十呎的遊廊；南邊向湖面的遊廊上掛了一架吊椅，可以兩三人坐着盪來盪去，沿牆放了三、四張木板躺椅。西邊的遊廊擺了一張粗笨長枱，四邊的長短木凳都是他們父子手製品。這兩個遊廊都有紗窗和玻璃窗。北面的遊廊是設備簡單的廚房，鐵爐子燒木材。中間正屋甚大，有壁爐晚上燒木材取暖。室內擺了兩張行軍床及臥具，是我與丁兄兩人的臥床。東邊靠牆有樓梯，我們登梯到裏上一看，全無陳設，原來全家睡地舖。

這裏沒有電燈和自來水。屋中打了水井用手泵打水，水打出來就喝，「又甜 Sweet 又凍」，好得很。屋外四邊綠樹成蔭，西邊樹林中有木屋一小間，下設糞坑是大家方便之所。坑外一大片蔬菜園，種蕃茄、捲心菜、四季豆之類。老工人白手成家，居然在市內有住屋一所，在城外有湖濱別墅一所。美國國家之財富就靠他們這樣人們的手苦出來的。

別墅依土阜築成，後面牆基在土阜上，前面離地約五呎，有木階上下。木階前面碎石鋪成曲徑達湖濱，有板製碼頭伸入湖內。碼頭左邊繫小划船，右邊繫一瓜艇（仿印地安人獨木剝成之獨木舟叫堪努 Canoe。）

湖面廣數十百頃，對面有一哩許，沿湖樹林茂密，水清可見底，誠消暑勝地也。當晚賓主坐前廊，吃水菓及自製雪糕，合唱人人皆知之哼哼調。蚊蟲甚多，雖有紗窗亦不能阻其擾攘。老夫婦先上樓休息，不久我也偷入帆布床睡去，祇留丁馬倆在細聲講話。

次晨天明，太陽照在臉上，不得不起；丁馬兩位已不知去向。二小姐爲我做早飯，煎蛋、小米粥、咖啡土司。飯後二小姐陪我划船，丁兄們已

將獨木舟划去，我們祇得用划槳船。我們兩人對面划，沿着湖濱樹蔭下划去。此時陽光照面清風徐來，不涼不熱，心曠神怡。東去不遠，穿過一狹湖面又到一寬湖，湖面有水草，惜無荷花與紅蓮，想起外婆家之水鄉景物不禁神往。午膳吃三明治與咖啡。飯後丁馬二位又走，我就在四周菜園閒逛，飽嘗閒靜的趣味。晌晚，仍由他家老大駕車送一羣人回城，準備明日去工作。

男女交際其味無窮

我心裏在打骨都，男女社交難道就如此簡單嗎？有一次，我找到丁兄同他細談，他笑着說，「其味無窮，不足爲外人道也！」再三請教，乃講出一番大道理來。

丁兄的說法道：「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慾存焉」，「食色性也」，「飽暖思淫慾」，皆中國聖賢所承認的。飲食所以自養其身，無飲食則不能生存，故人生第一本能就是求飲食。男女之事所以延續其種族，無男女之事則無生育，無生育則種族不保，故人生第二本能就是求滿足男女之慾。聖人也說「不孝有三無後爲大」，無後就有滅種之禍。但聖人說話時用「色」字又用「淫慾」兩字，警戒青年人不宜過分也。心理學家研究結果，認爲原始本能自己自求滿足不可任意壓抑，壓抑過分則有傷身體。我們就要在不壓抑不過分兩極端間求適應。

男女同學相處自然互相吸引，所謂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，自古已然。中國有許多禮教管住，古代就有「男女授受不親」之教條；到了宋朝理學大盛，更將男女隔絕，內外分清；子弟們儘管可以宿娼嫖妓，但不能與平等女子交際。美國社會男女平等，同學同志皆可同室研求，毫不因性別不同而有所隔閡。男請女的吃飯、跳舞、看戲、游泳、逛山玩水、談情說愛，無非爲滿足本能之要求而減輕孤獨的煩悶。同爲一個女子，在西

自，她們對於交際有傳統觀念及方式，司空見慣；曾祖父母，祖父母以至父母向來如是處之泰然，毫不緊張。如果發生問題，回家向老祖母或母親請教，自有應付辦法。中國男學生同她們出去玩，祇覺得她們輕鬆舒適，毫無做作；聽事態自然發展，水到渠成。中國女孩子自五四解放以後，雖常與男孩子交遊，但毫無傳統方式，祖母與母親皆無此經驗；有的過份矜持，生怕被對方討了便宜去，有的強不知以爲知，隨意放蕩，以爲男女交際就應該如此；結果弄得彼此扞格無法繼續下去。聽其自然是此中三昧，初入情場者所不能辦到者。

至於真個消魂，在美國女孩子看來，那是兩方情願的事毫不勉強；她們以爲這是雙方由衷的愛，忘却一切地愛對方，伏伏貼貼地受對方的愛，不是威脅不是利誘，更不是一方討另一方的便宜。在中國女孩子看來那是驚天動地的事，不是說男的侮辱她，就非要男的同她結婚不可。美國男女孩子在結婚以前各人交遊都甚廣，男孩子的女朋友不止一個，女孩子的男朋友也不止一雙，但如雙方找到情投意合的人，那就拒絕一切其他的朋友的纏綿以示專一。結婚後，正常的夫妻們，男女分工，男的專心工作拚命的賺錢，女的則擔任家務拒絕一切單人的男女社交；家中舉凡烹飪、清潔、佈置、購買、記帳、到銀行、通信、設計宴客、生小孩、教育小孩、侍候丈夫衣、食、住、行，必使其安心事業無後顧之憂。有人說美國太太是「在家爲主婦，應酬爲交際花，上床是妓女！」有的的確是如此並不誇大！不正常者，在富貴家庭，主婦祇設計指揮，執行的事都由僱傭辦理；下焉者男女各有外遇，或各酗酒不務正業，卒至分居離婚而後已；其能離婚者猶算雙方幸運，天主教徒則絕對不能離婚，終日勃谿無幸福可言，此種情況，幸只佔社會之少數耳。

中國人一向爲盲婚，憑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而成婚，婚後方知對方之面貌與體態，多少時後方知對方之性情嗜好；男的出外謀生女的在家侍候公

婆帶領子女；男女每年聚一、二次，每次一二十日，雙方談話除生活必需外，無共同討論之題材。男的儘管在外嫖妓、宿娼、娶小老婆、組織小公館，女的無法知道，知道亦無法制止。女的多數未受教育，祇要不「偷人養漢」，對丈夫無所謂愛，整個順從，聽其擺佈；不自動亦無反應；萬一男的納妾，她們就遵守中國女人的哲學「認命」！中國女人的命運就如此註定了。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女子就不同了。她們有到過美國的，看見過美國女子主持家庭的正規方法，她們結婚後就處處努力，一切美國女主人所做的事她們都能做到，但身體瘦弱的就有些吃不消；這是最上等最有教養最有出息的女子，她們有美滿家庭非常快樂。但不盡如是！有的女孩子祇知讀書弄到碩士博士後結婚，婚後方知一切做菜、洗衣、吸塵、買菜、送孩子上學等瑣事，本來不會做，慢慢學起來做，越做越厭，越厭就役使丈夫做，丈夫每日辛苦八小時後，到家就被吵着要幫忙做飯、吸塵、招呼孩子，有時也弄得精疲力倦，發發脾氣，太太不肯讓步，就漸漸吵起嘴來，家庭不算美滿。在中國嬌養慣的女孩子疎懶成性，結婚後如在家做大小姐一樣，什麼事都雇人辦理。美國工人工價高，丈夫擔當不起，於是夫妻反目弄得離婚了事。

總之，美國小家庭之美滿是雙方合作之成果，並不是偶然的。中國家庭是傳統的男性專制體。受過西方教育及生活方式的男孩子比較敬重太太，但有時太太的教育程度太低，每日談話資料除人性本能方面及家庭瑣事外無題材。女的並不知對方學業之成就，亦無法知道，更不知其成就之價值而加以敬服，其惟一態度是「我已是你太太了，我就是這樣，你把我怎樣罷」！男女隔閡一點不能泯除。好在此不過對於男子個人方面心理上苦樂問題，對於種族之延續尚能盡其責任；男的祇好忘却這一方面，而在其他方面進展，如在學術名譽上、政治權力上力爭上游，對社會全體並沒有什麼毀傷。可憐這是畸形的。